



青春期：闪电前的闷热时光  
十八春：致邮差的情书  
以父之名——性格的宿命

小声地说小说  
伤感或恶作剧的片断

# 回忆的深渊

HUI YI DE SHEN YUAN

鲁 敏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# 回忆的深渊

鲁敏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忆的深渊/鲁敏著. —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13.1

(回读者文丛.第3辑)

ISBN 978-7-80239-023-2

I. ①回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敏-自传②中篇小说-  
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③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K825.6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6979号

书 名: 回忆的深渊

---

著 者:鲁 敏

责任编辑:王大亮

封面设计:龙&马

封底绘画:谷 雨

责任校对:马 涛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jc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A5

字 数:294千字

印 张:10

插 页:6

印 数:1-7000

版 次: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239-023-2

定 价:24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# 序

李敬泽

这是《回报者文丛》的第三辑。第一辑的策划、出版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十年，听着很长，过着很短。

所以，今天晚上，我翻出《回报者文丛》的第一辑、第二辑，看着这些朋友的照片，忽然看到岁月流逝，有点惊心动魄了。

第一辑：毕飞宇、东西、鬼子。

第二辑：徐坤、裘山山、孙惠芬。

第一辑时，2002年，我在序中写道：

那三个人的家乡，都是很小的地方，很远，比伦敦还远，比巴黎或纽约还远。所谓“远”，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。

他们从那些地方走到了我们面前。

这是“长征”，是冒险，是身体和心灵的壮游。

当然，这也没啥了不起，中国大地上，每天都有亿万人走在路上，他们心怀远志，这种日常的“长征”从深处推动着生活。

但我们此时看到的三个行者是小说家。这个时代的小小说家远比他们的前辈谦卑，他们缺乏英雄气概。但是，他们中间依然有人怀着信念：通过小说，通过想象、叙述和描写，他们将揭示某些不为人知的景观，将在人们的知觉结构中制造混乱，他们所提供的世界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有迷人的偏差。

他们就是这样的小小说家，他们能够把鲜明的个人



印迹写进他们笔下的世界。——这是对一个小说家的最低要求，但足以把绝大多数写小说的人排除在外。在此时，键盘上飞舞的双手大多是“无名”的，你完全可以想象那样的小说是另外的某个人所写，它无气味，无“来处”，没有从个人经验分泌出的不可混淆的音色和光芒。

但这三个人的小说是有“来处”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意识到有一种秘密的本质在暗自支配小说的世界，也知道它来自那个人，我们只是不知这秘密如何萌动、生长。

所以，我们，至少是我，有兴趣注视他们走过的路。毕竟，他们的“长征”不仅抵达了某个地理和社会位置，更抵达了小说和艺术，抵达了观察世界的某个独特角度。

这是“艰难的行走”，这也是“沿途的秘密”。也许从一开始，秘密就已经存在，那些偏远之地如同磁极，指引着从这里起飞的鸟，他们领悟和服从这种指引，一直携带着这枚磁极，最终围绕着它改写世界。

好的小说家都会偷偷挪动这个世界磁极的位置，把它放到某个偏远的、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
以上是十年前的话，看来这十年对我来说是跟没过一样，重看一遍，觉得当初的话说得不错，现在似乎也没什么新话可说。这些话完全可以原样送给眼前这六个人：徐则臣、鲁敏、罗伟章、葛水平、王凯、魏微。

在2002年，我接着谈到了这套书的体例，同样可以放在这里：

这三本书均由三部分构成：

自述、照片、小说。

或者用另一种说法，是：

作者、影像、作品。

在我的预想中，这样的一本书将成为形势复杂的场所——

照片在书中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元素，它们有的摄



于过去，记录着早已消逝的某时某地；有的是专为此书拍摄的，记下了现在，以便追溯过去。对于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，在书中大量引用影像，这几乎是一种自我嘲讽，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对“读图时代”的让步。

但和自述相比、和小说相比，这些照片有一种奇异的忧伤和脆弱。它们被精心编排，安插在书中，营造一种现场感。但是，我们知道，那呈现于眼前的、被摄入镜头的人与物其实已经走了，影像那么确凿，又那么空虚，它悬置在这儿，既是旁证，本身也有待证明。

于是，那个人出场了。三个人各自提供了自述。

作为作者，小说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总是暧昧、尴尬的。有的小说家，比如像钱钟书那样，断然划界，宣布人们没有必要吃了鸡蛋还要了解下蛋的鸡；这同时也是一种批评立场，认为作品的世界是自足的，将作者封闭在外。但也有的小说家会在鸡蛋上留下种种标记，设法把人引向鸡舍，他们会暗示以至强调作品的自传性，似乎作品是一扇门，我们推开那扇门是为了接近那富于魅力的作者形象。

前者贬抑作者以肯定作品，后者则贬抑作品以抬高作者，两者都不自然。作品不是供人食用的蛋，而是作者的一个孩子，你不能拒绝对他（它）负责，由作品到作者或者由作者到作品都是正当的解读方向。但是，小说家不应把自己想象成“明星”，他是技艺精湛的演员，他会在角色中、在作品中改变、隐匿乃至消除他自己。

——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，作品和作者之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带。当作家分析自身的经验和个性时，至少我所注意到的是他们与他们的小说之间的重重差异。是的，我知道，这三位在撰写自述时都有一种寻求自洽性的意图，使自我与世界、自我与作品合理地相互说明。但是，他们在小说中写出的远远大于他们在自述中说出的，这在作品和作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明显，也许，真正的“秘密”包含在这个难以测度的余数之中。

所以，这三本书的编排方式是否有趣取决于你怎



么读它，如果你把它视为影像——作者——作品的统一体，这没有太大意思；如果你把它看做这三者之间既相互印证又相互反驳，既相互烘托又相互嘲讽的场所，那么我觉得这是有趣的。

《回报者文丛》的第二辑出版于2004年，我又写了一篇序，其中重点谈到了“照片”：

我把它们视为梦境或梦境的碎片。

那些照片镶嵌在文字中，像一扇扇窗口，一个人在窗口中望着外面，她的脸是儿童的脸、少年的脸、成人的脸，她的身后和身边是房屋、树、天空、草垛和别的人，岁月的风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吹过，好像它们在一瞬间被消去了颜色变得陈旧，而她却固执地长大，好像只有她是不打算停留的，好像她是由于不断的逃离才得以长大；但又好像她把自己永远留在那个地方，无助地看着另一个自己渐渐远去……

照片本来是实在的证物，但是仔细想想吧，在没有照片的时代，人也许能够更为自然地感受实在：人是一棵树，树的此时就是在的证物。但现在有了照片，照片常常让我们感到惶惑：那是我吗？生命的那一刻如果存在过，那么它已经消失了吗？如果它不曾消失，那么它存留在什么地方？一个人五人六、脑满肠肥的家伙和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共有个名字，但他们是否共享一种实在？他们不是分处完全不同的世界吗？

—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，一本相册与其说证明了我们合乎逻辑的“成长”，倒不如说证明了生命的破碎、悲凉和滑稽。

所以，一本相册无意义，但是有趣，特别是当这相册属于一个小说家、一个以虚构为生的人。当照片镶嵌在小说中时，我们会说小说是“假”的，照片是“真”的，但照片真的是“真”吗？这些飘浮在小说世界中的影像，它们不是更像梦境吗？梦境把它变幻的阴影投在小说上。



在2004年的那篇序中，我的话接着转向“小说”和“自传”：

这三本书富于戏剧性地展现了小说与作者间缠绕复杂的关系。理论家宣布：“作者死了”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活着，看到作者的经验、作者在世界上的漂泊、作者的记忆和梦想、作者的书写活动；作者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存在物，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完整的“个人”，而是一个“场”，一种活生生的运动：在镜子和镜子之间，在虚构和虚构之间，在自我和自我之间闪避、寻觅、游荡。

也就是说，作者和作品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有机的、统一的关系，恰恰相反，作者是由于分裂、矛盾、含混和扭曲才得以成立。

我们已经有了相册，有了小说，那如同两重镜子，现在镜子有了第三重：这三本书分别收入了他们的自传。

我无从知道作家撰写自传时的隐秘考量，或许你在他们的照片中，在她们的眼神、表情，以及照片中的背景转换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；当然，你还得看小说。但是，这并不是说三重镜子是统一的，恰恰相反，统一本身就是可疑，事情的有趣之处倒在追问为什么会统一，在什么地方做了矫正，而在被矫正的偏差中也许隐藏着关于自我和写作的真正秘密。

——重读这两篇序，我忽然感到，岁月并未流逝，或者流逝只是人类的幻觉。岁月和时间或许只是一个循环不息的轮子，一切都会重来、重现。比如，我站在这里说话，说这六本书、六个人，我的话像鸟群飞向树林，它们总是精确地栖停在那六棵树上，但它们不知道，树已不是前度的树了。

就这样吧。你们看着他们：徐则臣、鲁敏、罗伟章、葛水平、王凯、魏微，你们会记住他们。

谨序。

2012年12月11日晚





## 目 录

序 / 李敬泽 / 1

### 第一部分 创作与生活

青春期：闪电前的闷热时光 / 3

十八春：致邮差的情书 / 6

以父之名 / 12

小声地说小说 / 31

一、幸或不幸的根源 / 31

二、在皱褶里 / 35

三、田野上空的红旗 / 37

四、技 巧 / 39

五、艺术与俗世的博弈 / 43

六、下一个路口 / 46

七、爱的最后一口气 / 49

八、我们放了生活的鸽子 / 50

九、与《六人晚餐》有关的几件小事 / 51



十、茫茫黑夜漫游 / 57

伤感或恶作剧的片断 / 59

一、乡村葬礼 / 59

二、你好。再见。 / 61

三、语言的交际舞 / 63

四、夹生 / 68

问答一组 / 70

## 第二部分 中短篇小说

离歌 / 77

铁血信鸽 / 93

伴宴 / 117

取景器 / 141

风月剪 / 179

思无邪 / 219

惹尘埃 / 255

西天寺 / 297

# 第一部分

## 创作与生活



(钱伟华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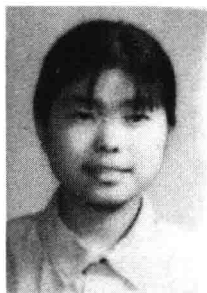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青春期：闪电前的闷热时光

总觉得自己没有青春期。就算有，一个字即可以概括：闷。

可能跟离家比较早有关。那时候的小学是五年制、六年制并存，我读了五年，刚11岁，离开家了。自此，我就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家里、然后是别人的城市、别人的家乡。好在我后来明白，其实在这个世上，我们都是寄居者。但当时，11岁，还没学会跟他人沟通、跟世界交好的时候，我就开始面临一个必须独立存在、并与外部协调的问题，这加重了我的紧张感和压力——我不由自主地竭力显得乖巧懂事。我不大愿意得罪人，也不愿显得有个性，像被在不同杯子里倒来倒去的水，总保持跟容器高度的贴合。

同样，情感表达也是我的弱项，不会撒娇，就算对家里人也  
不会，更谈不上吐露心事；对游戏与娱乐缺乏热情；对享乐有罪



16岁，图书馆借书证  
照片



乡下的麦田



恶感。好在，这些都不算啥，表面儿上可好了，我体格强健、有说有笑，除了一个人时会感到憋闷。

这样，在亲戚家的小村子，在所就读的那个规模很小的联办初中（由几个村合办）以及后来所考上的小中专，我所能做的好像就只有一件事：读书。一种无意识的权宜之计与排遣之道。

看看，书放在那儿，多好！一本打开的书，倒扣着，特别像瓦房的屋檐，令人生出藏逸遁形之心，似乎可以寄身其下，看风雨飘摇，殊觉安稳，乃至可以终生依傍——到现在都是这样，我终生最爱的朋友与亲人就是书！

书的好坏深浅不论，从亲戚家订的《外国文学》、《民间文艺》到妈妈订的《雨花》，一直到邮电学校的那小得可怜的图书馆，有什么看什么，不挑，还抄了不少书（抄得最多的应当是泰戈尔与聂鲁达，那时的趣味，很《读者文摘》！）；还做长篇大论的读书笔记，最记得读《巴黎的秘密》、《基度山伯爵》等厚书时，因为里面的人物、事件比较纠结，我就挨个儿地替人物做年表、做故事线、做家族谱系等等，把书里所有的伏笔啊、呼应啊、关节点啊等等什么的全都标出来，做成表或图，错了用橡皮擦掉修改，特别较真，像在进行一桩壮丽宏大的事业……整个青春期，没有早恋，没有对口红的尝试，没有舞会狂欢，更没有闪闪发亮的月下初吻。总之，好似一部法国闷片，说起来都要让人打哈欠。

稍微算得上有一些戏剧感的细节，发生在我工作后的一个黄昏。

其实，从学校毕业到进入职业，本来是另一个临界点——完全世俗化的日子开场了，菜场、干洗店、租碟屋、水果摊、阳台上不需浇水的仙人球，门卫老头模糊的笑容。这按部就班的慵懒生活也许本足够淹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但很奇怪，写小说的念头似乎正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苗头。

我第一个工作单位在南京偏北方向的某一个30层的写字楼里，从办公室向外俯瞰，可以看见东北方向的小半个南京城，看到正下方各

书房一角，冬天坐在这里看书，会舒服得动也不想动





故乡清瘦的冬天。  
2006年摄于江苏东台  
许河

种各样的人，看到他们的头顶：小贩、警察、公务员、失恋者、送水工、餐馆侍者、经济学教授等等，无一例外，他们全都方向坚定、匆匆忙忙，像奔流不息的水一样冲洗、腐蚀着整个城市。那是个黄昏，光线半明半暗，天空中垂挂着造型古怪的浮云，把视线从天空往下移动，当我看着他们，看着那些跟我一样的人，看着他们的头顶，像在大海中那样起起伏伏，强烈的焦灼突袭心头，如惊涛拍岸。

——我知道，我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假象：所有那些人，并不真像我所看到的那样，不，在目光所及的外表之后，他们还有另外的感情和身世。每个人都有一团像影子那样黑乎乎的秘密，像镣铐那样深锁内心。对了，就是那些深沉的秘密，就是人们身后长长短短的影子，一下子击中了我，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。我迫切地想要贴近他们的心肠，感知他们的哀戚与慈悲。这就需要有一个合法的工具，好在那儿！正是它：小说！它就是一台高倍的、夸张的乃至有些变形和癫狂的望远镜与取景器，将会给我以无限刺探的自由、疯狂冒险的权利。

正是这个平淡而致命的黄昏，1998年，我25岁，小说，它如闪电来袭、惊雷响起，我烦闷而紧张的青春，像一个漫长火热的午后，结束了，我找到了走出窄门、通往外部的途径。生理与



心理上的青春期结束了，而文学的青春开始了。

坐到电脑前，打出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，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：《寻找李麦》，就那个被圈点过的黄昏，它来了。

（1999年）

## 十八春：致邮差的情书

从1987年到2005年的这18年，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暗淡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：前面四年，在江苏省邮电学校读通信管理专业；后面14年，在邮局的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。

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城南，我那时十五六的样子，失眠症却已根深叶茂、如影随形。无数个深夜，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听连绵不断的洒水车唱歌，眼睁睁地听着洒水车开上了夫子庙的文德桥，开过了长干巷，开过了考棚小学（这名字真够古雅的！），然后又往三山街、白鹭洲方向一直去了……终于，天慢慢亮了，

我与下铺一起出去跑步。学校在中华门附近，我们俩的跑步，便是冲着那灰白色、枯萎般的城门，一边跑，一边瞧着它在我的视线里一上一下，慢慢地近了、大了，心中总有一种近乎悲凉的却又骄傲的感受……邮电学校的那四年，由于来自乡下、一无所长，不会唱不会跳；又因为爱吃馒头和肉圆，到后来还有点小胖，我相当羞怯、自卑，跟男生说话很少，就算说，脸一定会红。但我很怀念那四年，怀念我的那个班：通信管理8701，怀念我住过的那个宿舍——505室。

1987年考入江苏邮电学校，穿上邮电制服在南京夫子庙照相馆







1992年左右，在邮局储蓄柜台做营业员，纯手工服务，看看那蓝色护袖！（闵官宁摄）

直到现在，我都在以一种可笑的方式加以怀念——设置各种密码时，总用这组数字来进行排列组合。

在邮政局的14年，如果用一个最快速的流水账来加以闪回，现在能回忆起的大致如下：

营业员——我是狗皮膏药似的“大替班”，从包裹、特快、储蓄、报刊发行、国际业务到汇款，所有的柜台所有的业务种类我都齐活儿，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。印象中，由于粗心，我赔过两次钱：一次是国际长途台少收了100块押金，一次是汇款台晚上结账少了50块。

劳资员——在一个二级单位，叫做区局，每个月都要用各种系数进行反复测算，试图替下属六七个支局的四五百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额。那一阵子不知为何脾气大，被那些数字算得不耐烦时，还摔过区局长的门，完全没数！好在我碰到的局长都很好。

团总支书记——装模作样主持过团总支的晚会呢，把头发扎上去，俗气无比地穿上红毛衣，跟邮局的单身汉们跳南京流行的小拉舞。还组织烧烤，准备了好多好多鸡翅啊！但我记得我不太喜欢这闹哄哄的工作。

外宣干事——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，南京的小报纸特别多，我每年的发稿量都在450篇以上，简直大跃进啊！经常有稿费